

戰地政「霧」： 反共年代的馬祖與文學書寫

文 | 劉亦 · 圖 | 臺文館、董逸馨

The "Mist" of the Battlefield:
Matsu and Literature
in the Anti-Communist Era



1965年「臺灣婦女寫作協會」出版前線報導作品集《金門·馬祖·澎湖》的書封

「馬祖」是一個集合名詞。如果以臺灣本島的角度來看，似乎在1949年國民政府「播遷來臺」、社會伴隨著大江大海大遷徙，中、臺兩岸便一刀兩斷，隔海對峙的局面大勢底定。亞洲大陸上的戰爭或許如此，但大陸沿岸的海洋和島嶼並不然，仍處在各種意義的疊加態：戰火有時，停火有時；國有時，共有時。連綿千里的島嶼上的人們，並不真的知道、也並不真的關切現在誰贏誰輸，腳下又淪為誰的地盤，島群與現代國家相忘於江湖。



馬祖枕戈待旦紀念公園 (董逸馨/提供)

「馬祖」是一個集合名詞

「馬祖」是一個集合名詞有幾種意義。在混亂的1949年、乃至1950年代中期之前，「馬祖」的疆域可謂忽大忽小，是伸縮自如的愛。例如1950年12月成立在南竿的「馬祖行政公署」行政區劃覆蓋一連串島嶼：南竿、北竿、白肯、東湧、四霜、西洋、浮鷹、岱山。最北端的岱山島在舟山島北方，杭州灣口，已經接近上海。這大概可以稱為非常倉促、短暫的「大馬祖」時代。

範圍最小的「馬祖」，則是一個村，甚至一座港。馬祖源於媽祖，傳說林默娘死後屍身漂流到南竿西側，後被葬並祀於今天馬港天后宮，該地也因而得名馬祖港、馬祖村。當代所稱的「馬祖」則在大與小之間，涵蓋今天的「四鄉五島」。這五座島原本各自隸屬、各自天涯、各自向它們正西方的原鄉往來密切，直到被歷史玩笑似的連連看連了起來於是「被馬祖」。從一座小港出走的「馬祖」一詞前途無量，相當「有本事」(iǎ

buong noêy)，一路奔騰成一座島、一串島，奔騰上世界史——冷戰東西陣營對峙的前線。

1960年美國大選，尼克森和甘迺迪的電視辯論中，金門馬祖 (Quemoy-Matsu) 被反覆提及，成為南北韓板門店、東西德柏林圍牆以外，舉世矚目的冷戰焦點。但這時已經離1949漸行漸遠了，從中國大陸來的軍民已經在臺灣看過一輪又一輪滿月，放了一年又一年爆竹。有論者就認為軍中刊物《軍中文摘》一再變更為軍中文藝、革命文藝等新名字，其中之一正是由於1950年代中期反共文藝已在社會上衰退，所以需要不斷刺激著時代的疲勞、政策的趨於僵化。

鐵錚錚的禁錮狀態

1965年出版的《金門·馬祖·澎湖》就是此時期的產物。作家謝冰瑩的序言〈寫在前面〉就說：「時間一年一年地過去，我



們來到臺灣，不覺就是十六七年了！」《金門·馬祖·澎湖》這本書是「臺灣省婦女寫作協會」的團體作業，這群女性作家在反共復國的號召下決定巾幗不讓鬚眉，組成筆部隊，執起筆桿子來響應國策。戒嚴時期霹靂嬌娃們這次的任務是「把前方艱苦奮鬥的精神帶到後方來，大家共同向反共復國的大道邁進，以期早日返回大陸」……似乎「後方」已經開始精神頹廢，需要「前方」將士漸被遺忘的雄壯威武來打打雞血。

因為肩負國家任務，她們的待遇自然相當澎湃，不僅得到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的首肯，得以造訪戰地金門、馬祖，還有朱西甯等軍中文藝名人隨侍在側。現在我們會開玩笑說「馬祖不是你想來就來、想走就走的地方」，但那是因為霧季漫長，班機停止起降；但當時，金門、馬祖是鐵錚錚的禁錮狀態，只有居民和役男能出入，而且也不是全無條件的自由出入。役男拗不過國家，對「金馬

獎」的恐懼毋需多言；金馬人要來臺灣一趟，也是難如登天，不僅有查驗嚴苛的繁文縟節，軍艇到港時間也得靠口耳相傳，最後還有「黑水溝」的地獄體驗：12小時的嚎哭與穢物一片。

戰爭早已開始，只是沒那麼激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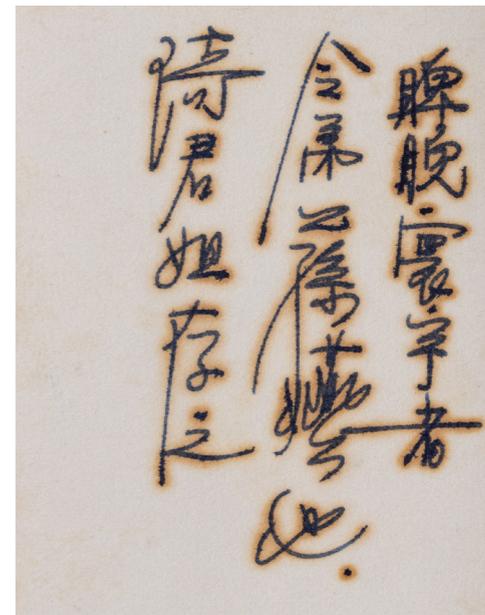
作家們能做馬祖人做不了的事。她們大概吃好喝好，受國防部殷勤照顧，用戰地因禁止而少見的相機留下了美麗的倩影，連列島上軍政一元的最高統帥馬祖指揮官——也就是馬祖島民們欲上達天聽的那個「天聽」本尊——也親自接下「臺灣省婦女寫作協會」頒發的錦旗，上面繡著「海上長城」。這樣的待遇，鐵定比島民更「賓至如歸」不知好幾數量級。



因此她們一通爭先恐後的口吐芬芳也就不足為奇了。詩人王蓉子就讚嘆「在北高地／人性的真醇使你酩酊」，「北高地」是什麼地方？北竿、高登、亮島，都是最接近「匪區」的島嶼，高登和亮島甚至只有駐軍、沒有平民，就是兩顆沒水沒電的大石頭。但無論有多不合理，總之那裡的人性真醇到你會醉，「一些純美開放在村落，蘋果紅在孩子的臉頰」。

現在討論馬祖，我們常以南竿福澳港上方福山照壁的「枕戈待旦」為意象，來說明沒有發生過登陸等熱戰的馬祖，是冷戰的冷極，始終處在「等待戰爭」的緊繃之下。但當代馬祖作家劉宏文提醒，當時並非真的沒有戰爭，戰爭早已開始，只是沒有那麼激烈。1965年「臺灣省婦女寫作協會」踏上的馬祖，早已籠罩在1958年10月以降「單打雙不打」的時代。雖然行禮如儀，像惡作劇約好單打雙停，但真實落下的砲彈依然會取人性命，也確實取走了許多馬祖人性命。但「筆部隊」的妙筆生花，可以讓「蘋果紅在孩子的臉頰」。

1 | 2 1 臺文館典藏「文友公孫嫵獨照1」，相片正面及反面題字。
2 臺文館典藏「文友公孫嫵獨照3」，相片正面及反面題字。



戰地政「霧」的寫作

無獨有偶，年輕時曾駐軍金門的北平人公孫嫵先生英挺的玉照也可查詢到。公孫嫵原名「查顯琳」，早年投筆從戎，跟隨部隊來臺，在金門留下許多「火線抒情」篇章：邊向女部的「妳」喊話，邊表達對國家的赤誠與激情。1971年，中年公孫嫵調派馬祖任砲兵指揮官，因為位高權重，接觸了不少外交、軍事機敏，許多話不再像青年金門時期暢所欲言。

故而他馬祖時期的寫作帶有一種「明知故不問」，就寫景色，讚嘆馬祖的地勢、馬祖深邃的霧、馬祖因國軍造林工程而長成的樹木。和王蓉子等筆部隊相同的，除了看起來已略嫌疲憊、機械的反共復國，再來就是自然風光、人情醇厚。畢竟外有戰地政務的形格勢禁，內有個人社會位置和心境的變遷，最安全的就是看似說了，又什麼都沒有說；寫了，又什麼都沒寫——這被我稱為戰地政

「霧」的寫作，像馬祖每年春季降臨的濃霧，霧裡彷彿若有物，但其實什麼都看不到。

因為時代侷限，響應國策的作家們確實少有發揮餘地，所有寫作能量都要拿去給反共復國的意識形態添磚加瓦，自然目不能視，不可能帶領我們觸及島嶼生活的實態。應當警醒的是，這種美化、浪漫化「地方」的視線是非常權力的：從中央看地方，從城市看鄉下，人們往往習焉不察的帶著「芳草鮮美，落英繽紛；黃髮垂髫，怡然自得」的桃花源式妄想。

1992年馬祖解嚴，掙扎著從軍事島嶼走向觀光島嶼，也持續帶來這樣「美好」的視

線。2009年馬祖文學獎開辦，廣邀文學「名家」赴島參觀、生產謳歌，不禁讓人想起戒嚴時期的「筆部隊」。只是過去率團的是國防部，追隨的是反共復國魂；此時的嚮導人是縣政府，指引方針是對價關係。除此之外，更有各界「名家」不請自來，美化為粉紅濾鏡、流淌奶與蜜的戲碼。可嘆的是，長久被國家敘事覆蓋、急於掙脫的馬祖人，似乎也難以抵擋被舌燦蓮花代言的誘惑。

馬祖是什麼、有怎樣的主張？恐怕還要仔細尋找，諸君且耐心等待。

劉亦

桃園出生，臺灣、馬祖混血。臺大社會系、臺大臺灣文學研究所畢，碩士論文《島語：馬祖書寫與臺灣文學史》即將上線。有一個瘋瘋癲癲聊文學的podcast「帝國大學臺灣文學部」。

捐贈芳名錄

本館按文物捐贈入館時間順序，持續於本刊中刊登前一季的捐贈芳名，以記錄各捐贈訊息。另本館亦收獲各作家、學者、出版社、民眾，捐贈臺灣文學相關圖書，充實本館圖書室，嘉惠民眾及研究者良多，本館另致謝函，不在此備載。並懇請各方繼續惠贈。

捐贈人	捐贈概述	入館時間
石婉舜	《鬮雞》腳本檢閱本（影本）及林搏秋相關照片	2022年5月
陳美慧	林鋒雄文物1批	2023年6月
李昌憲	個人手稿文物等1批	2023年6月
鄭筑庭	1924年臺灣新聞1批	2023年6月
巫宜蕙	巫永福文物1批	2023年7月
石婉舜	林搏秋電影海報	2023年7月
洪靜玟	1919紀念寫真帖	2023年7月
林嘉義	林搏秋之通訊名片匣	2023年7月
劉珉齊	傅錫祺致孫女廖曉雪明信片等信札	2023年8月